

女人的战争

丁力/著



女人，你的战争，开始了！

沈阳出版社

女人的战争

丁力/著

图书在版编目（C I P）数据

女人的战争 / 丁力著. — 沈阳 : 沈阳出版社,
2010.5
ISBN 978-7-5441-4103-1

I. ①女… II. ①丁…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081743号

女人的战争

出 版 者：沈阳出版社

（地址：沈阳市沈河区南翰林路10号 邮编：110011）

印 刷 者：深圳市贤俊龙彩印有限公司

发 行 者：沈阳出版社

幅面尺寸：145mm 210mm

印 张：8.25

字 数：150千字

出版时间：2010年6月第1版

印刷时间：2010年6月第1次印刷

责任编辑：张 艳 高玉君

封面设计：门乃婷

版式设计：门乃婷

责任校对：卢小永

责任监印：杨旭

书 号：ISBN 978-7-5441-4103-1

定 价：26.80元

引 子



战争是残酷的。真刀实枪的战争残酷，女人之间没有硝烟的战争同样残酷，甚至更加残酷。所不同的是，硝烟弥漫刀光剑影的战争已经离我们远去，而女人之间的战争每天都发生在我们身边，甚至不知不觉地把我们卷入其中。



刘梅花告诉叶莎丽一个秘密：丈夫陈大富差不多两年没有碰她了。

说完之后，她感觉自己的脸上热了一下。毕竟，这属于绝对隐私，是不能随便对人说的。

刘梅花和叶莎丽是好朋友。但即便是好朋友，也不是都可以说这样的话。叶莎丽就是刘梅花可以说这样的话的好朋友。

“要不要我给你介绍一个？”叶莎丽问。

刘梅花的脸上又热了一下，并且这次热得明显，把脸都热红了。

叶莎丽说的“介绍一个”，当然不是当初搞对象那会儿的介绍一个对象，而是指介绍一个小白脸，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吃软饭的”。

小白脸还有一个称谓，叫“二爷”。“二爷”是相对“二奶”而言的。从某种意义上讲，“二爷”是妇女解放的产物，因为“二奶”相当于过去的妾，但如今国家的法律不允许纳妾，于是一些自认为非常成功并且能量过剩的男士只好偷偷摸摸地在外面包一个妾，这个不合法的妾就是“二奶”。由此可见，“二奶”是有历史渊源的，也是有传统文化背景作依据的。而“二爷”则是一个新生事物，充分体现了当代妇女经济上已经彻底翻身，精神上完全与时俱进的现实。既然男人有钱了并且能量过剩就可以在外面包“二奶”，那么女人有钱了并且内能过高怎么就不能在外面包养“二爷”呢？新世纪伊始，广东省率先在全国颁布了关于禁止“包二奶”的相关条例，立即引起社会各界的强烈反响，反响之一就是：不是说男女平等吗？既然条例规定男人不能“包二奶”，为什么不同时规定女人不能“包二爷”？这样片面的规定是歧视妇女还是歧视男人？

能够包“二爷”的当然都是有钱的女人，这些女人一般也是有老公的，但是她们的老公通常比她们更有钱，因此大多数在外面已经有了“二奶”，所以对自己老婆的爱得到某种升华，升华到“基本上不用”的程度，最后甚至升华到连碰都不需要碰一下的程度。于是，女人为了在思想和行为上与自己的老公保持高度的一致，或者说是耐不住感情和生理上的寂寞，只好以丈夫为榜样，自己在外面包一个“二爷”。

这样的事情刘梅花听过，但是没有做过。今天听叶莎丽这样一说，就不是听了，而是开始想了。想是做的前奏。

刘梅花今年四十八，虽然从小生活在农村，但是看上去不土，不但

不土，而且还蛮洋气。可以想象，年轻的时候一定很耐看。

刘梅花的特点体现在一个“翘”字上。女人只要一翘就好看，要不然中原人为什么形容女人漂亮的时候喜欢用一个字——俏。

刘梅花的腰是往里面收拢的，个子虽然不高，但是由于腰身收得拢，所以看上去屁股就往上翘，胸脯往前挺。女人只要后面屁股一翘，前面胸脯一挺，不俏也是“翘”。

由于个子不算太高，加上前挺后翘，刘梅花的身材看上去就像越南那边的美女，仿佛特别能生育。弗洛伊德早就有言在先，看上去生育能力特别强的女人就是性感。什么是性感？能够引起异性性欲望的感觉就是性感。从遗传学和社会学的角度说，看上去生育能力特别强的女人最能引起男人与之性交的欲望。

尽管刘梅花性感，但是丈夫还是不碰她。丈夫不碰她她也没有办法。女人跟男人不一样，如果是女人有外遇了，并且因此对自己的丈夫没有兴趣，丈夫还能够来硬的，大不了就是“婚内强奸”，但是自打“婚内强奸”这个说法问世以来，真正为此承担刑事责任的好像还没听说过。不但中国没有听说过，就是外国也很少听说。可见，所谓的“婚内强奸”在伦理上是站不住脚的。站不住脚是对的，如果能站得住脚，那么婚姻就将失去一半意义，就与婚姻法规定的夫妻双方的义务相冲突，就将导致家庭伦理的模糊不清。如此，丈夫就不可能真正被冷落。于是，被配偶冷落就成了女人的专利。

刘梅花就是这样一个被自己丈夫冷落的女人。丈夫陈大富冷落刘梅花的原因当然不是刘梅花缺乏性感，而是因为丈夫在外面有外遇了。事实上，除非丈夫生理方面出了问题，否则基本上可以肯定，凡是妻子受到了冷落，绝大多数都是因为丈夫有了外遇。用刘梅花自己的话说，就是外面有了小妖精了。外面有了小妖精，家里的老婆就成了纯粹的摆设，

既然是摆设，那么就要尽量少碰。

关于自己丈夫在外面有女人的事，刘梅花两年前就知道了。就是在两年前，她知道的也非常晚，是在周围的人全部都知道之后她才知道的。可见，丈夫在外面有女人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情了。但是两年前丈夫在外面仅仅有女人，准确地说仅仅是找“鸡”，两年后的事态又得到进一步发展，由找“鸡”发展到跟“小妖精”勾搭上了。在刘梅花看来，“鸡”跟“小妖精”是有本质区别的。找“鸡”可能纯粹是寻开心，跟“小妖精”则会把心勾跑。后者比前者情况严重。

两年前刘梅花获悉丈夫在外面有女人之后，差点气死。如果刘梅花是那种靠自己丈夫养活的女人，或许她就认了。过去男人纳妾合法，但就是纳妾合法的年代，男人要纳妾也有一个前提，这个前提就是家里的正房夫人是靠男人养的，正因为她是靠男人养的，她才能容忍自己的男人纳妾。但刘梅花不是，刘梅花不但不是靠丈夫养活的女人，而且还是拯救丈夫的女人。如果没有我刘梅花，能有你陈大富的今天吗？没有。如果没有我刘梅花，你陈大富今天可能还是在皖北农村面朝黄土背朝天。这么想着，刘梅花就不服，就不甘心，就差点被气死。

两年前刘梅花就想到了离婚，但是妹妹翠花劝她理智一点。说如果离婚，最后吃亏的还是女人，说姐姐你就不怕吃亏，也不能看着小红和小兵跟着吃亏吧。因为无论从哪方面说，夫妻离婚，最大的受害人都还是子女。小红是刘梅花和陈大富的女儿，小兵是他们的儿子，子和女都有，吃亏大了。

两年前刘梅花还找到当年带他们来深圳并且曾经一直关照和提携他们的“老排长”，让“老排长”夫妇来评理，但今天的“老排长”已经不是当年的老领导了。“老排长”现在剩下的就是一个挂名的虚职，已经没有能力来关照他们了，再说陈大富现在也不需要“老排长”关照了。

所以，“老排长”剩下的面子就跟他以前积攒下的储蓄一样，用一次就少一点，已经没有多少了。事实上，早在刘梅花知道这件事情之前，“老排长”就已经跟陈大富拍过桌子，可是拍了也就拍了，除了留下一阵响声，别的作用丝毫没有。撇开经济实力不说，单就说政治地位，此时的陈大富已经是市政协委员，相当于国外的众议员，严格说起来也在“老排长”之上，“老排长”在陈大富面前说话并无多大作用。

两年前的刘梅花还想到花钱请人把小妖精打一顿，把他们打散，但是得到的情报是：陈大富根本就没有固定的“二奶”，而是“鸡”，并且接触的时间很短，基本上是“一次性消费”，这样的女人刘梅花怎么下手？对谁下手？有什么意义下手？

于是，刘梅花听从了大家的劝告，想着为了孩子也忍一忍，忍两年，等丈夫在外面玩腻了，玩累了，甚至是吃了苦头了，自然还要回来的。刘梅花想好了，等到丈夫回头是岸的时候，再好好调教调教他。如今，两年过去了，丈夫非但没有回头是岸，反而变本加厉。所以，刘梅花这才想到了找小白脸，找小白脸的目的是获得平衡。心理平衡为主，生理平衡为辅。

想到了，但是还没有做，于是她首先向好朋友叶莎丽透露了自己的秘密，不知道是想取得叶莎丽的认同还是想请叶莎丽从中斡旋。或许二者皆有，或许什么二者皆无，就是说说。有时候，女人向好朋友透露自己的秘密似乎是一种情感上的需要，透露了，心里也就舒服了，倒不一定有什么具体的目的。但是，当叶莎丽说出“要不要我给你介绍一个”的时候，刘梅花还是脸上热了一下。不知道是激动得脸上发热，还是怀疑自己心中的秘密被叶莎丽窥视到了而脸上发热，更有可能是脸皮薄，经不起热，一热就红。毕竟，她是本分女人啊。



刘梅花之所以能够向叶莎丽透露自己心中的秘密，主要原因是叶莎丽非常善解人意。比如刘梅花抽烟，几乎所有的人都说她抽烟不好，只有叶莎丽不说她。叶莎丽不但不说她，而且还为她开脱。

刘梅花抽烟，而且烟瘾很大，是真正的烟枪，不是装的。有两条可以证实：一是拒绝专门为女士生产的那种摩尔烟或沙龙烟，刘梅花认为抽摩尔烟或沙龙烟是对女性的歧视，刘梅花不接受歧视，不抽那种烟，刘梅花抽男人抽的烟；二是刘梅花抽起来一根接着一根，很猛，样子很

贪，恨不能把吞进去的烟不吐出来。在这方面，刘梅花比起男性烟枪毫不逊色。

关于刘梅花抽烟，身边有很多人说过她。主要是说抽烟有百害而无一利，女人抽烟更是害上加害，罪大恶极。刘梅花对谁的劝告都点头称是，一副虚心接受的样子，但是过不了一会儿，又照抽不误。久而久之，周围的人也就听之任之了。

有一次叶莎丽邀几个富婆上家里打麻将，其中就有刘梅花。这里要说明一下，叶莎丽的爱好就是打麻将，而且只跟与她地位相当的女人打，但是与她地位相当的女人不一定都喜欢打麻将，所以叶莎丽必须哄着身边的几个高兴，以便让她在麻将瘾发作的时候能够及时凑齐角。

不知是不是抽烟的作用，那天刘梅花精神特别好。精神特别好，手气也就不差，赢了不少。这时候，其中一个输了蛮多的富婆不知是确实受不了刘梅花的烟熏还是对刘梅花赢钱不舒服，反正她是劝刘梅花不要抽烟了。一边说，还一边皱着眉头，并且伸出手掌当扇子，在自己的嘴巴前面来回地扇，摆出一副很讨厌的样子，弄得刘梅花非常没有面子。刘梅花哪能受得了这种气？于是，刘梅花眼看就要发火了。刘梅花准备发火别人看不出来，叶莎丽能看出来，叶莎丽不仅能看出来，而且她还知道刘梅花这已经是给自己面子了，要不是在自己家里面，而是在其他场合，比如是在外面包了一个茶座打麻将，刘梅花肯定早就发作了。

为了不让刘梅花发作，为了给大家一个面子，叶莎丽说话了。叶莎丽说：“你们知道为什么有的人一定要抽烟吗？”

叶莎丽这样一问，马上就转移了大家的注意力。叶莎丽在这个时候提出这个问题，至少是提醒各位：这里是我家。同时，这是一个不打算回避问题的话题，所以能够引起大家的注意。如果是其他问题，大家马上就会想到这是在转移话题，而转移问题的话题往往是一个没有价值

的问题，没有价值的问题不会引起大家的真正关注。

“不知道。”其中的一个说。

叶莎丽又看看刘梅花和那个对她发难的富婆。刘梅花和那个富婆很快取得了一致，两人同时摇摇头，表示不知道。刘梅花在摇头的时候，还顺便把烟灭了。灭得很自然，至少不会有人因此而认为她这样做是怕那个富婆或者是给那个富婆的面子。

“不知道吧？”叶莎丽又问。

大家还是摇摇头，说不知道。

“我告诉你们，”叶莎丽说，“并不是每个人都要抽烟的，只有少数人才真正有烟瘾。你们知道这少数人是什么人吗？”

大家还是你看看我，我看看你，然后又一起看看叶莎丽，再集体摇摇头，表示不知道，确实是不知道。

刘梅花在表示不知道的时候，心里还有点心虚，她担心叶莎丽会说“只有好色的人才喜欢抽烟”这样的话，如果叶莎丽真要这么说，刘梅花也不能翻脸，因为这本来就是一句玩笑话，要是因为一句玩笑话就翻脸，那么就很难有朋友了。再说抽烟确实不是好事，别人往坏里说也不是没有道理。

但是叶莎丽没有往坏里说，而是往好里说，这就让刘梅花很感激。

叶莎丽说：“只有祖先是贵族的人才真正有烟瘾。远古的时候，人类是离不开火的。特别是晚上，远古的人类是围着篝火过夜的。火焰不仅能够给人类带来光明和温暖，也能够给人类带来热情，有利于人类的繁衍。火焰还能够帮助人类抵御野兽的袭击，保护人类的生存。因此，久而久之，人类的遗传基因里面就有了对于火的依赖，并且越是靠近篝火里圈的人这种依赖性就越强。这些围在篝火里圈的人就是人类最早的‘贵族’。比如刘梅花，刘梅花的祖先肯定是围在篝火里圈的，是贵族，

遗传基因里面对火焰的依赖性就特别强，但是现在不能点篝火了，不得已，有事没事就点一根烟，这都是遗传基因的作用。”

叶莎丽这样一说，就替刘梅花解了围，并且给足了刘梅花面子，同时也没有得罪另一个富婆。因为该富婆当场就封了刘梅花一个外号——“贵族”。

“贵族”刘梅花现在给叶莎丽打电话。

“我要死了！”刘梅花说。

叶莎丽这时候摆出类似于拉小提琴的姿势，把头歪到一边费劲地夹着手机，这边跟“贵族”说话，那边双手并没有离开麻将，并且及时地喊“碰”，碰了一对白板，打出去一张九条。

“没那么严重吧。”叶莎丽说。

“老子不想活了！”刘梅花说。

刘梅花说这句话的时候嗓子有点嘶哑，隔着电波也能感觉到她歇斯底里的样子。

叶莎丽心里有数，死不了，凡是说不想活的人都死不了，真是想死的人早就不声不响地死了，凡是大张旗鼓声称要死的人都死不了。

虽然死不了，但是叶莎丽也不能对她表示冷漠，于是问：“在哪里？”

“楼下。”刘梅花说。

“楼下哪里？”叶莎丽问。

“名典咖啡屋。”

叶莎丽知道麻烦来了。既然人家已经到了你家楼下的咖啡屋等着你，你要是再不下去就非常失礼了。

“我这里走不了呢。”叶莎丽说，“要不然你上来？”

叶莎丽这句话至少有一半是说给三位麻友听的。

“走不了算了，”刘梅花说，“我自己去飙车。”

“别别别，”叶莎丽说，“我下来，我这就下来还不行吗？”

叶莎丽知道“贵族”的脾气，她说飙车那就真是飙车，将车子开到一百四十迈，一路狂奔。别说深圳的交警一般不上路，就是上路也不一定能追上她，等追上的时候说不定已经是一摊肉泥了。所以这时候叶莎丽只好非常抱歉地对三个“麻友”赔罪说：“实在对不起，我有一个好朋友出了麻烦，我必须现在就赶过去，否则要出人命了。”说完，就全然不顾那三位的脸色，慌里慌张地下来。

叶莎丽进来的时候，刘梅花正在抽烟，抽得很猛的样子，像三天没有吃东西的饥饿者突然发现了可口的食物。

叶莎丽说：“再也不能飙车了。就是你自己不活了，也不能伤及无辜呀。”

刘梅花抬眼看看叶莎丽，没有说话，继续抽烟，像饿鬼继续吃饭。

刘梅花这时候坐的姿势有点侧，并不是正好面对面地正对着叶莎丽，所以她在抬眼看叶莎丽的时候就显得有点斜眼。

叶莎丽见刘梅花这样有点斜眼地看着自己，知道她并没有听进自己的话，于是就准备刺激刺激她。

叶莎丽说：“你知道万一你出了车祸，谁最高兴吗？”

刘梅花嘴角抽动了一下，但是并没有出声，仿佛想说什么又忍住了。

“那个小妖精最高兴！”叶莎丽说。

“老子要是死了，她也活不成！”刘梅花说。

说话就好，说话了就表示她按正常人的方式思维了，只要按正常人的方式思维，她就不会做出出格的事。

叶莎丽虽然不是心理医生，但是这点心理常识她还是有的。她知道，

正常的人在正常的状态下是不会做出出格的事情的，比如自杀或杀死别人，比如驾车超速狂奔。因为这些出格的事情的最大受害者正是肇事者本人。

“我这样说还是给你留面子。”叶莎丽趁热打铁，继续加大刺激力度，说，“其实比那个小妖精更开心的是陈大富。”

“他?!”

“对。”叶莎丽说，“你想呀，如果你要是有一个三长两短，他肯定哭得比谁都伤心，而且为你厚葬，但是这些都是表面的，都是为了做给你娘家人看，都是为了做给外人看，目的是最后还要从你身上捞个好名声，但是心里面呢？你想想，如果你要是真那样，他还不笑死了？”

叶莎丽不往下说了，她相信刘梅花骨子里面还是个明白人，刚才只不过是气糊涂了，现在经冷水一浇，应该清醒了。

果然，刘梅花这时候重新点燃一支烟，用仍然哆嗦着的手夹着，拼命地往肚子里吞。叶莎丽突然感觉，那情景真不像是在吸烟，而是在吸毒。

“想开一点，”叶莎丽说，“现在有钱的男人哪个那么干净？只要他不过分，你就睁一眼闭一眼算了。”

叶莎丽见刘梅花已经恢复知觉，于是进一步开导。

“什么叫‘不过分’？”刘梅花问。问得有点快，眼睛瞪得贼大，脸上的肌肉一抽一抽的，像神经质。

叶莎丽想了一下，说：“‘不过分’就是不提出跟你离婚，不把女人带到家里来，不少你一分钱。”

“不行，”刘梅花说，“绝对不行！”

“什么绝对不行？”叶莎丽问。

“什么都绝对不行。”刘梅花说，“他不能在外面有女人。”

刘梅花说着又点燃了一根烟，又用哆嗦的双手捧着它吸，吸得很猛，

更像吸毒。

叶莎丽这时候露出了一点点微笑，抿了一口咖啡，然后说：“现在不都是这个样子吗？难道你要求他是圣人？”

“别人我管不了，但是他不行。”

“这就是你自己跟自己别扭了，”叶莎丽说，“为什么别人能行他就不行？难道他与别人不一样吗？”

刘梅花这时候又猛地连吸了几口烟，那样子仿佛是姚明在美国职业篮球联赛上的补篮，连补几次，一直到补进去为止。

大约是终于补进去了，刘梅花好像也不再哆嗦了，至少哆嗦得不那么明显了，于是将剩下的半截烟使劲地捻灭，调整一下姿势，面对面地正对着叶莎丽，一字一句地说：“别人是大老板。”

“他也是大老板呀。”叶莎丽说。

“那不一样。”刘梅花说。

“怎么不一样？”叶莎丽问。

刘梅花这时候又不说话了，停下来，从烟盒里面又取出一根，点上，先吸进一口，吸的幅度没有刚才那么大，然后吐出来，脸色趋于正常，说：“那就是我不一样。”

“你怎么不一样？”叶莎丽在“你”字上加了重音。

刘梅花再次吸一口烟，并且再次吐出来，心情仿佛更加平和不少，然后静如止水地说：“他这个老板是我封给他的，你知道吗？”

叶莎丽摇摇头，表示不知道。不但表示不知道，而且眼神中还包含着不相信。

“你别不信，”刘梅花说，“我说的是真话。”

叶莎丽点点头，表示相信，但是眼神中分明还包含着疑问。

“他不是老板，”刘梅花说，“我是老板。他这个老板是我让给他的，

你知道吗？所以我容忍不了他在外面有女人。”

刘梅花这时候已经完全恢复正常，说话有板有眼，抑扬顿挫，目光炯炯有神，点燃的烟在面前划出一个小范围的空中曲线，就像乐队指挥手中的指挥棒在空中的轨迹一样，只不过没有指挥棒的幅度那么大。

人的情绪是相互感染的。受刘梅花情绪的影响，叶莎丽现在也没有那么紧张了。她甚至想，如果现在让刘梅花驾车出去，她一定谨慎驾驶，绝不超速。

叶莎丽这时候的脸色也非常平和，并且眼神也不像刚才那样充满疑问。

“你在公司占有多少股份？”叶莎丽问。

叶莎丽问得非常有条理。既然刘梅花说她才是真正的老板，那么她在公司里面一定占有股份，而且股份的百分比一定很大，至少比她老公陈大富大。

问完这个问题之后，叶莎丽左手端起咖啡杯，右手捏住小咖啡勺，先用咖啡勺在咖啡杯里面沿着咖啡液面划了一圈，然后轻轻抿了一小口，再放下咖啡杯，抬眼注视着刘梅花。但是这一看把她吓了一跳。刚才已经完全恢复正常的刘梅花，突然之间又浑身哆嗦，哆嗦得连支烟都握不住，必须用两只手一起将烟拿稳，然后送到嘴边，使劲地吸着，和电影上那些吸毒的人一模一样。

“你怎么了？”叶莎丽问。

叶莎丽问话的声音并不大，但是语调却相当紧张，其紧张程度不亚于她发现了自己的好朋友真的在吸毒。

“你没事吧？”叶莎丽又追问，仿佛问问题也是篮球场上的补篮，必须连续几下。

“没事。”刘梅花说。